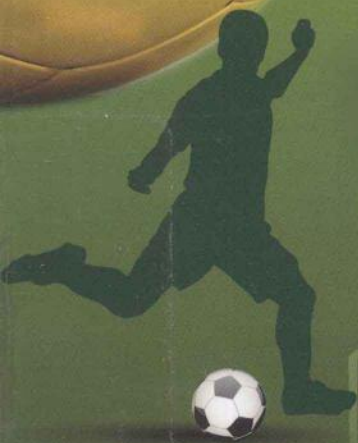


方肇◎著

方肇评球

(下册)

笑林广记



新华出版社

下篇 笑林广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方肇评球 / 方肇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 - 7 - 5166 - 0074 - 0

I. ①方… II. ①方… III. ①体育—评论性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3.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3874 号

方肇评球

作 者: 方 肇

出 版 人: 张百新

责任编辑: 贾晓伟

装帧设计: 知行兆远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 -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 - 63072012

照 排: 北京汉书鸿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永城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38.5

字 数: 5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66 - 0074 - 0

定 价: 5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 - 63077101

武大郎开店

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山东省东平府清河县掀起了一股子经商热潮，童谣曰：“十万人民九万商，还有一万倒花枪”，听听，连军火生意都敢做了，那年月！紫石街东头住着一位三寸丁、谷树皮的汉子，人称“卖炊饼的绅士武大”，别看武大郎其貌不扬，胸无点墨，但是在炊饼界可是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人家入行早啊！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乔郗哥贩雪梨有一套，王婆煮茶是高手，可是若让他们搞炊饼生意，非稀即糊。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嘛。就这样，一来二去的，短粗胖的武大郎竟成了这一行里的高人里手，实在教那些躺一米三十以上的男人们羞愧得几乎撞墙而死。

然而，根据当时的社会潮流，大郎也认识到了这种单打独斗的“专业”干法终究成不了大气候，必须效法人家街西边的做法，搞职业化。于是，大郎开始招兵买马，在清河县大街小巷一气开起了二十六家连锁店，根据规模大小，分成了十四家甲 A 级、十二家甲 B 级，进行内部竞争，每年还都煞有介事地搞升降组，以提高经营水准，一干就是五年。当其时也，生药铺的西门庆、绸缎铺的应伯爵、玉皇庙的吴道官、勾栏院的李鸩母，都早已开展了职业化，而且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唯独武大的炊饼铺一家不如一家，除了一个会吹牛的，自称赚了五千万两雪花银子，其余全都亏损。就这一家，武大也不信，上一年他们请县里的阴阳生吴恩典给自己的店铺评估了个“十亿两”的无形资产，曾被满县上下传为笑柄。俗话说，王婆卖茶，自卖自夸，连最不要脸的王婆都认栽了——没他们能吹。武大自己当然没少搂取洋钱，小楼也盖起来了，大马车也拴上了，年终奖拿回来，多得潘金莲的贴身小褂都塞不下。

那位问了：武大这种酒囊饭袋都有得赚，他那二十六家分店总经理怎么就都是行尸走肉不成？看官有所不知，这武大郎开店，有个规矩：伙计不能比自己高。那二十六家分店里从上到下，要么躺着服务，要么自残双腿，一个个卑躬屈膝，从来就没有扬眉吐气、心情舒畅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一个赚钱的环境嘛！比如说，每间铺子里都有三面空墙，可以张贴广告，积少成多，到年底也是笔不少的收入，可是广告费的大头全被武大拿走了，坐三抽二，简直就是要让人家喝西北风。当然，他那些分店经理也多是不善经营的，自

己不会做炊饼，武大又没有高屋建瓴的能力，他们就胡乱到临近阳谷县、沧州、高唐州之类地方聘请厨师，被丐帮弟子白骗了些许吃喝银两，亏空不小，是谓“学费”。

别看他们学费交了不少，伙计真要出去学习手艺技术，还要设置些人为障碍，比如申花分店一个叫谢晖的二厨，自己联系好了去广东学习粤菜，依常理看，也就是个七、八万两的身价，分店总经理不但开价80万两，而且根本不见人家广东客商，只叫帐房先生打发人家开路。在这种气氛下生意实在难做，但是不赚钱也要做，没办法，老百姓中还是“炊迷”多，大家一般情况主要吃炊饼，实在没得吃了，才吃西门庆的生药。因此武大的生意虽然经营得极其恶心，却位子牢牢，决不下岗，这毕竟是人家的私人企业啊！何况年终，潘金莲总结说，现在每天有多少多少人在吃炊饼，光看统计数字，成绩还很突出呢。

清河县每隔四年要搞一次“清河杯”的商业比赛，县里有头有脸的大户都参加，但是，武大的炊饼集团从来就没在小组比赛中出线过，这自然与他的身份十分不符。要知道，人家作实业公司的何九叔家里家外就两口子，也能到三十二强中占得一席之地啊。由于多年前在“捉奸事件”中武大被西门庆当胸踹了一脚，后又屡被打得昏死过去，经历了太多的“黑色三分钟”，武大现在见了西门庆就哆嗦，人称“恐西症”。恐了十几年，新近又多了一条，连西小街花太监的侄子花子虚也恐，见一次败一次，已经无药可救了。

三寸丁自己也很不服气，同母所生，打虎的武二顶天立地，披红挂彩，唯独上帝不垂青我乎？他于是摈弃前嫌，亲自登门向西门庆请教则个。西门大官人觑着眼，只管骂：“你个文盲也配跟我西门大官人比？拳棒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帮闲抹嘴你会哪一样？俺外有十兄弟，内有月娘春梅陈经济，哪个不是硕士博士？你手下一个个推车挑担出身，哪个不是“经验型”的？俺只问你一句话，如果真从清河县的炊饼大业着想，客观需要你老兄放弃这个炊协常务副主席的位置，肯否？”武大郎屁滚尿流逃出门来，连呼好险，差点又着了这厮的道，算了，咱是二流，何必非要跟人家“八行联军”争呢？还是干脆复习去年旧功课，把二十六家分店的师傅伙计都拉到汴梁城去跑圈吧。至于跑圈到底对于炊饼有没有氧，他还从没弄明白过。

1999年1月25日《球报》

燕子李三传奇

三爷老了，功夫可没老。这多年来，靠着当初从慈禧老佛爷那儿盗取的“不老丹”撑着，不但无需吃喝营养，而且面色光鲜，气走丹田，去年二十，今年十八。只可惜，当年孪生兄弟李四在前门楼子上掉了脚，被人家挑筋锁骨，就地正法。因此，李大侠独往独来，仍然在江湖上千里草上飞、铁掌上漂。

这一日，李三游逛到开封府地界，但见：月儿弯弯照中洲，十家汉子九家愁。多少喜怒哀乐事，降组只为假吹牛。却原来，豫州成家吹牛俱乐部这一年运交华盖，流年不利，刚刚从假 B 降级落到了假 C 队行列。中原吹迷欲哭无泪，投诉无门，都憋着一肚子的恶气，生出些胃多水、屁结石之类古怪毛病，无药可医。三爷当年做独脚大盗时也曾修研铅汞之术，跌打损伤，疑难杂症，无不药到病除，起死人肉白骨。然而，今日所见，却也只能大摇其头，徘徊黄河岸边，百思不得其解。

夕阳西下，一叶轻舟随波逐流，背负晚霞而来。船头，一位矍烁老者，头戴斗笠，足登波鞋，手持一把铅笔刀，满面忧国忧民之色。瞥见李三，老者大惊，纵身连翻三十个跟头，难度系数 9.99，滴水未沾，跃出七八十米，飘然落地，高叫一声：“李三兄弟，千山万水可找到你了！快跟我走。”李三仔细观瞧，不是别人，正是那一百年前义结金兰的兄弟，大刀王五。只因从小练的是铁沙掌童子功，故老当益壮，俗话说，一耍大刀两劈掌，方知王五人寿长。

当下两人来到客栈里，店小二摆上四碟八碗，两人感慨一番世事变迁，沧海桑田，举杯说：酒好，胃口就好，身体倍棒，吃嘛嘛香，干！一口气连干了八瓶二锅头。叙旧已毕，王五关门纳户，拧暗台灯，从怀中掏出一张纸片，推至李三面前，是一张二十万两的银票。

三爷正色道：“开什么国际玩笑？咱怎么着也是一百多岁的人了，老胳膊老腿，还能跟孩子们抢饭碗？”王五黯然说：“不瞒李大侠，如今是科技时代，年轻后生只知道念洋文学电脑，咱们那一套功夫早就失传了。燕子李三再能飞，你跑得过战斧巡航导弹吗？几百里外说打你左眼不打你左脚，武术轻功又有何用？”

李三听这种话特不舒服，说：“王老五你走遍中国，就为了把我请这来挤兑挤兑？”王五说：“哪里哪里？当然是有求于你。千万别说您早已金盆洗手，不干了。这件事，关系到豫州吹迷协会数万兄弟的健康，非同小可！请听在下细细道来。

原来，这一年全国吹牛比赛中，有一支队伍叫土窑队，也是一帮从小在黄河边吹牛皮的汉子，论功夫内力，一点不照成家班差，但是在客场却吹不过一帮子肺病严重的烟民，比人家少吹爆一个牛尿脬，败下阵来。土窑队的包工头叫破天事后掏出一盘录音带说，这场比赛不算，我们有人被烟民贿赂了，这就是当时女间谍打电话来策反的证据。烟民生气了，因为按照“行规”来说，这种事跟搞破鞋一样，不漏就是好壶，做得说不得。于是联合其它吹牛诸队，召开了“春城会议”，打算把土窑队“吹”掉。不料，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土窑队没怎么样，成家队倒被算计到了降组的边缘。当年最后一场比赛，中原汉子们搞出了许多大标语，准备轰轰烈烈大闹一场。神州吹牛协会的半口气大官人赶来说，只要你等不闹事，维持住吹坛秩序，保级是十分钟的事。因为烟民吹了假牛，神州吹协掌握的证据比土窑队提供得还多，即将剥夺它明年吹牛的资格，到时候你们成家队顺理成章就保组啦！并当场悬腕题字曰：中州吹迷，真能吹牛 B！一时哄得吹迷人心大悦，各自回家运气不题。

然而，联赛结束，这盘录音带在神州吹牛协会手里握了 131 天，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烟民队没搞成鬼，土窑队没放成水，女间谍死活不承认，穷秀才都闭上乌鸦嘴！

作为豫州吹迷协会的掌门人，大刀王五自然不愿意咽下这口鸟气。乃召集门徒，筹了二十万两雪花银子，悬赏一位梁上好汉，前去盗宝。然而，遍找江湖，稍有点儿名气的，全在大狱里蹲着呢。现在高买这行的传人，都夹着皮包倒公司，谁还在街头砸铁钩抢馅饼打闷棒套白狼？丢不起那人！直到有一天，一位徒孙的徒孙报告说，在黄河边看见一个人，长得像小人书里的燕子李三……

李三闻听此言，早已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好汉推回银票，正色到：“钱不是万能的，少跟爷们来这套，这趟活，俺李三是接定了！您就准备录音机吧。”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话说清末民初的侠盗燕子李三在大刀王五的力邀下重出江湖，这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夜之间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说实话，谁没吹过牛、

撒过谎？这天下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喜爱吹牛，而且已经当成了一项规则明确的运动来进行，有运动员、裁判员什么的。吹得好的，做职业选手；水平差的，做吹迷，站脚助威。商人们也把吹牛当成一项产业来运作，开发出了形形色色的相关产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各地的吹牛报纸、吹牛杂志经常脱销，电台电视台的吹牛节目收听（视）率极高，吹牛简直就成了一个大饭碗，可养活了不少大肚汉子。

神州吹牛协会自然是个香火丰盛的风水宝地，招财进宝，船使八面风，虽然下面的吹牛分会一个个面黄饥瘦地赔了不少。单说这一年，它就赚下了200,000,000两银子，但是吹牛的水平却总也上不去。翻来复去老一套，猴拉车——就那么两圈，猴爬杆——就那么两下，一点新意都没有。全国的吹迷都对它失去了耐心，苦口婆心劝半口气他们下台。童谣唱道：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赶紧捆上你那双手，这就给我走！

神州吹协的官员可不是一般的修行，内力功夫很有一套，充耳不闻民间鼓噪，只管将那十四家假A吹牛队伍拉上高原去跑圈。因为他们在计划吹牛时代就论证过，吹牛是件非常需要肺活量的体力活，必须天天跑一万米才能练出来，否则一眼看不到，吹牛员又都回去睡大觉了。其实这很没必要，因为既然搞职业化，能不能上场吹可就是俱乐部与队员之间的事了。别看队员们文化都不大高，但大家都知道跟谁过意不去也别跟钱过意不去的道理。如果你没体力吹，你就没饭吃。

许多记者跟着吹牛队伍来到了高原，交五两银子，获得了一张通关文牒，可以自由出入各队扎营之地。然而，非常不幸地，就在这晚，神州吹牛协会总部八百里飞骑传报了燕子李三即将上天入地盗取录音带的消息。神州吹协慌了手脚，立即在营地周围增派了明哨、暗哨、流动哨，取消一切闲杂人等出入资格，佯称某队丢失了铠甲，似乎是记者所偷云云。同时，值星官员各配一辆洋毛驴，叮呤呤地骑着，四处乱转，寻找嫌疑人犯。一名记者自以为是无冕之王，胡乱闯关，被保安臭扁了一顿，众人皆不敢再越雷池。

三爷就在基地里面晃呢！到高原第一天，他老人家掏出六百两银子买了件与百得队一模一样的随地屙屙战袍就混进来了，如入无人之境。上半夜是在膳房睡的，先去大灶里搂了个半饱。下半夜吹协官员开秘密会议，半口气焚了那祸根录音带，众人拾柴火焰高，眨眼间，烧没了。侠盗当然看见了，但是晚了一步，塑料制品见火就着，没法拿。三爷就到那办公桌上留下一节米田共乃去，潇洒之至！其实，别看基地四周岗哨林立，划地为牢，暗地里却有机关暗道直通城内勾栏瓦肆，每晚皆有职业吹牛队员溜去独自偷欢。燕

子李三使出轻功绝技，跟在后面，心说，如此集训，实在哄鬼！基地里还有什么瞒得了他呢？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说土窑队的叫破天，此刻正率领弟子在五羊城集结，这边厢也得了吹协八百里急报，预防为主，临时将假 B 吹牛动员大会改到了军体院里去，门前加了四岗四哨，院内架设荆棘鹿角、暗沟陷阱，只待李三自投罗网。照例有不知好歹的记者混进会场，照例被拎着衣领，贼一样揪出去，好不狼狈。

三爷压根就没到五羊城去，当然想去也不是什么难事。此刻，在西京，他化妆成记者，采访了叫破天的老娘，关于李三要替豫州吹迷出头的传言。根据录音整理、重新排列组合一番后，李三打通了叫破天的手机。叫破天听见他老娘的声音说：“孩子，那盘录音带，全国吹迷都想知道，你手里还有个母带，为啥不公开？”叫破天是个孝子，赶紧答道：“娘有所不知，土窑队不是咱自个家的，儿只是个打工仔，怎能为自己出气而置老板利益、集体利益于不顾呢？再说儿当时因为怕保不了组才说那番话的，现在保住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儿还要在这个圈子里混呢。”

只听那头叹了口气说：“孩子你说得极是，一旦这赛季真降了组，你再拿出来也不迟。只是千万藏好了，可别被燕子李三来给偷走了。”叫破天压低嗓门说：“没事，娘，就在咱家鸡窝里，谁也不知道！”

李三扔了手机，从鸡窝里掏出那盘举世瞩目的录音带，翻录了一盘，仍把那母带塞在老母鸡屁股下面，让它假想成鸡蛋，继续捂着。录音带里说的都是洋文，三爷听不懂，他打算潜入一家盗版工厂去，用它替下那个《生命之吹》的洋歌，制造它个几千几万盘，让全国吹迷都听听，什么拉丁语拉屎语的，反正总有人能听懂。

1999年2月1日《球报》

绿楼梦

贾雨村言，甄士隐去。信不信由你。

话说那一年年景挺不错，狼乡狗村的佃户们种豆得瓜，喜出望外。金陵贾府水涨船高，多收了三五斗租子，上上下下不用再勒裤带过紧日子，大家一下子都活出了情绪。贾璜是个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主儿，知道天下此刻最时髦的是什么，就撺掇着贾政搞起了一个足球俱乐部，自任常务副主席，将贾赦、贾珍、贾蓉、贾蔷一干不读书的闲人组织起来，装模作样地天天跑上个一万毫米，逢人就说：咱们职业化啦！牛×得一塌糊涂。

然而这支老爷军却从来就没正经赢过一场球，当然对狼乡狗村的商业比赛除外。那种比赛，贾府包吃包住，提前三周将对手招待在灯火阑珊的秦淮河里，佃户们从温柔乡里出来，再上场时腿都快站不直了，贾家军好意思不赢吗？能把大名鼎鼎的狼乡狗村队掀于马下，说起来，一惯谦虚的贾政在记者面前还要小小地得意一把：“当然了，球队取得的这一点点成绩，功劳主要在大家。但是要离了我贾某人，那还是万万不能的。”不过，每到真枪真刀地跟邻居们较量，他们就不灵了。别说外省，就连一条街上的史家军、王家军、薛家军他们也是见一次输一次，特别习惯，特别自然。然而贾家爷们凡是能踢两下球的，年底都分了好些银子，自然鼓足干劲，力争揩油。每天训练之余，贾副主席和他的队员们都有这样一段精彩对话：

——队员们好！

——首长好！

——队员们辛苦了！

——为人民币服务！

这边吵得沸反盈天的，很让凤姐看不惯。她就去向老太君打小报告说：“实在不行了，男女都一样。鉴于贾府男足屡战屡败，丢人现眼，建议即日成立女足，通杀列强，为府争光。”老太君本来就是言听计从之人，马上批示：“熙凤所论甚好，请宝玉同志酌处。”宝玉当然是女足的铁杆拥趸了，他常说，“女人是水，水能漂起球；男人是气门芯，老是泄气。”于是就组织起晴雯、袭人、紫鹃、湘云一干假小子操练足球，八寸金莲抡起来，远看也能唬一阵子呢。黛玉、宝钗这些不肯放裹脚的一概不要，周瑞家的、赖大家的

虽然大脚趾头个顶个赛海参，但是没文化，也不要。

宝二爷领导有方，姑娘们争气，这支贾府女足随随便便就拿了个“雍正杯”银奖回来，如果对手不是元春领衔的贵妃队，裁判偏向，她们就是冠军了！老太君一高兴，又在大观园里大排筵宴，犒赏三军。姐妹们甩开腮帮子，将盘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太君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强忍着不动声色。餐后，只留下管财务的李纨一人问话：“你腐败了？”

李纨大叫冤枉，拒不承认。老太太说：“甭瞞，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踢足球可是个赚钱的营生，连贾芝贾兰这样不中用的小角色一年下来也能赚个几百上千吊钱，都开上桑塔纳了。你这队里一个个面黄饥瘦的，明摆着营养不良，钱都花到哪去了？”

“太君有所不知，搞足球是能从亲戚朋友那里拉来些赞助，但是人家只赞助爷们儿，男足队员一个人的工资，够我们全队一年的预算，有可比性吗？”

太君冷笑一声：“少来这套！女足不赚钱，我懂，但是男足赚的钱呢？贾政解释他为什么要赚钱时说得多明白，要用到不能赚钱的女足、青少年足球上去，难道我这乖儿子撒谎不成？”

正争执不下，门外有人吵闹，小丫头进来报告说：“那个焦大又喝醉了，在门外乱骂呢。要不要把嘴给他塞上？”太君说：“要让人家说话嘛！就算他是不负责任地炒作，天也塌不下来。走，我倒要听听他说什么。”一千人等前呼后拥来到大门外，只见焦大酩酊大醉，赤身裸体坐在街头，胸前背后各写着“假球”、“黑哨”字样，口口声声叫骂“贾政误球！”太君听着听着，勃然变色，对身边的男男女女愤然宣布：焦大说得没错，这混蛋小子除了捞钱什么都不懂，来人哪，家法伺候！该给他打下课铃啦。

1999年3月1日《球报》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话说贾雨村在应天府妥善处理了呆霸王薛蟠打死人命一案，交结下京营节度使王子腾，里里外外都称他是个晓事之人。这一年时来运转，谋得一个皮球协会监委会主任的肥缺，老贾辞别妻女，买了一张机票，喜孜孜飞赴京城上任去了。

上班第一天，就有一件离奇案子详至案下，乃是两家乱点鸳鸯谱，娶错了媳妇，争讼起来，各不相让。一女姓李，名玉儿，本已与京城皇家族定了终身，但是考虑到该家已有了五、六房正室，恐怕一时半会扶不了正，故要悔婚，改嫁到深圳钱家去。另一女恰也姓李，名凤儿，自幼也曾在郝家作童养媳，最近被整班转卖给了深圳钱家，心实不愿，想改嫁到京城皇家来。老贾听得一头雾水，大怒道：“岂有这样放屁的事！你二人互换一下，不就万事大吉？难道还要老爷来亲自作伐不成！”便要发签着公人前去拿了京城皇家与深圳钱家两家家长来拷问，令他们从速换亲。正要发签，只见案边一个门子使眼色，不令他发签之意。老贾忽然想起当日应天府之事，于是宣布：“本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退堂。至密室，摒去众人，只留那门子一人说话。

门子上来请安道：“老爷一向加官进爵，八九年来可曾记了小人？”雨村想到当年怕他揭短，故意寻个不是给发配到沙门岛去，心里颇不好意思，嘴上便结巴起来，“这个……这个……”一连说了十七个“这个”，脸红脖子粗。门子说：“贫贱之交不可记，老爷还记得小人当日所赠之护官符否？这一次，让我们做得更好。”老贾诺诺连声：“那是那是，我们每天都在进步。这次如果把事情处理妥当了，将来一定派你到下面俱乐部里去当顾问，也弄两个小钱花花。”

门子大喜过望，自顺袋里掏出一张护官符来，递与雨村，仔细看时，上面写着：“化痔栓——直达患处，止血止痛。”心下大惑不解。门子道：“老爷请看背面。”翻过来却是本皮球行当中名宦之家的俗谚口碑：

假不假，滇池岸边一座塔。

御林军，三百里，天子脚下唤风雨。

东海缺少白玉床，保险有人替他忙。

丰年好大雪，万家挥金真如铁。

门子解释说：“有道是，到京城才知道官小，到深圳才知道钱少，这两大家族是万万惹不得的。老爷如果实在要树立威望，新官上任三把火，不妨到那些贫困人家去捡几个好欺负的收拾。他们多数受了委屈，连屁也不敢放一个，尽在不言中。偶有不服气，四处发表长文的，您就当放屁，也不打紧。”

老贾说：“本座是官，他是民，岂有官怕草民的道理？”

门子说：“不然，老爷未闻官逼民反乎？这皮球圈依仗着大户人家支撑，哪个脾气都不小，稍有不如意就要‘永远退出皮坛’，好说歹说才劝回来。那玉儿与凤儿年轻貌美，在皮界属难得的后起之秀，姿色相当，其实换了也无妨。要说京城皇家，您肯定得罪不起，上赛季他们人丁不够时，曾将人家魏家满门抄拿，皮协还专为此事出台了一项政策，以资鼓励。再说深圳钱家，您肯定也得罪不起，上赛季为了这个凤儿，他们也将人家火车头满门抄拿，付出了诺大代价，岂肯善罢干休？老爷难道没有退休之日？”

雨村道：“前些日子，那个山东大妞珍儿也是挂了牌、摘了牌又撤牌，江苏小姐璐儿还没过门就被婆家休了，人家这些都退得，唯独二李退不得，以后皮协衙门还何以立世？”

门子道：“这还不好办，老爷何不如此如此……”

雨村依计而行，至次日击鼓坐堂，勾取一应有名人等，将玉儿判给深圳钱家，但须先以白银35万两身价借与京城皇家使用一年，是为借腹怀胎之策。而凤儿所请，有违三从四德，不予支持，即令南返，修练女工，一年后择日改嫁与否，听凭婆媳心愿。

未几，吏部考察皮协干部，审视贾雨村所报材料，见业务特长一栏赫然写着：和稀泥。朝野传诵。

1999年3月8日《球报》

儒林外史

范进应试回来，家里已经两天揭不开锅了，把老娘饿得头晕眼花，一家人肚子咕咕叫着大唱“空城计”。老范急忙一头拱进鸡窝里，抓出芦花鸡，拎到市场叫卖。奈何现在人们的口味高了，人人都想要莱瘟斯鸡，直到夕阳西坠，他那只鸡的小本生意也没能开张。范进想，算啦，咱也不图它挣多少钱了，好歹换一顿饭吃吧。于是，高举起老母鸡，吆喝道：方便面八宝粥，摇头丸也行啊！

突然斜刺里钻出一尖嘴猴腮之人，劈手夺过母鸡，掼在地上，作揖打拱道：“恭喜范老爷，贺喜范老爷。”范进仔细看时，却是自家邻居，生药铺的西门庆，忙说：“高邻休得取笑，莫耽误了俺卖鸡。”西门庆说：“谁跟你玩笑？自己回家看去吧。”说话间，一群人咋咋呼呼地围上来，闹着讨喜糖，都说难怪深沪两市大盘指数涨了呢，原来都是托范老爷的福。范进被众人簇拥着往回走，肚子兀自叫，将信将疑，心想，就凭俺老范的狗屎文章，人见人厌，怎么就中了呢？及进草庐，果见中堂上挂着大红喜报：“尊府范老爷讳进高中广东省武举亚元第七名，京报连登黄甲。”范进大惑，问别人：“何谓武举？”报录员说：“若在往年，这武举就得上老山前线，真刀真枪地建功封侯。当今天下太平，武举只须通过十二分钟跑，就可以参加蹴鞠联赛了。”范进大喜，对众人道：“我说我那小学文化就不够嘛，读书是不行了，咱曲线救国，也中了！”说着，就欲装疯，转念一想，丈人胡屠户的大巴掌扇起来跟打贼似的，还是省省吧。

胡屠户刚刚挽好袖子，见范进不疯了，没打成，自觉没趣，少不了教训他两句：“人家那球星，都是天上的武曲星下凡，老板敬着，教练哄着，球迷捧着，你小子千万给我把罩子放亮点，把该赚的钱都赚回来，也不枉老爹疼你一场。”范进诺诺连声，收拾行李赴高原集训不提。

转眼联赛打到一半，范进所在的阿波罗队势头正猛，各位兄弟多少也分了些银子补贴家用。某日作赛前夕，范进脱了鞋袜正要洗脚，西门庆来了。自然交流些球场得意、情场失意之类俏皮话，互相揶揄几句。

西门庆说：“前些日子，我把潘金莲搞上了。”

范进不信：“那是县花！得多少钱？你卖一个月‘伟哥’才能挣几个？”

西门庆说：“我早就不卖生药了，现在改行开赌场，特赚！我现在就出一万两赌你有尾巴。”

这种赌法也能赚钱？范进气得要命：“你把银票给我放在桌子上。”话没说完，当即脱裤子打算放屁给他看。西门大官人也不含糊，见光溜溜的果然没有尾巴，立即兑现，将一张万两的银票递了过来。说话间，一直扒在门缝上偷看的严监生进了屋，将一张二万两的银票交与西门庆。西门庆说：“进门之前我刚跟严监生打了个二万两的赌，说见面你就肯让我看屁股。”哇！范进提着裤子茅塞顿开，打出个大响屁，钱原来这样好赚啊！

老严跟范进见了礼，虽然刚输了一大笔钱，面不改色心不跳，谈笑自若：“范老弟，我再跟你打个四十万两的赌，明天这场球，你们球队准胜。”说着，将一张银票交到范进手上。范进想起丈人胡屠户的教诲，急忙将银票揣进贴身内裤，说：“这场赌，我是赢定了的。我队打波有个传统，但凡比赛前夜用热水洗脚，第二天踢得就香；但凡干擦，第二天踢得就臭。”两位庄家告辞出去，范进便拎着抹布分别去找哥们儿，前锋后卫门将教练各找了一个出来，每人五万两，赌他们敢洗脚。

过了几轮，严监生赌得越发大了，阿波罗队的某些宿舍臭得进不了人，没办法，他们老是赌洗脚，老是赢钱，而球队早早跌进了降组区，老板白了头，教练解了职，球迷寒了心。联赛间歇期，范进特意雇了一辆大马车回家去送银子。听胡屠户说，半年间，张乡绅把深宅大院输给了严监生，花子虚把李瓶儿输给了西门庆，输家咽不下这口气，已经去衙门里告状了。正商议着，门外小厮来报，说西门庆和严监生私开赌场，已被县里捕快拿了。范进叫一声苦，这下东窗事发矣！情急中，一口痰没上来，迷了心窍，往后便倒。胡屠户免不了拿那油手去拍他，半晌范进睁开眼，爬起来，嘴里叫着“不关我的事！”径直向鸡窝里钻去。胡屠户急忙去拉，却不料从他屁股上当真抓到个大尾巴，心下叹道：漏馅了吧？何苦来哉！不是你的，就不要勉强嘛。

1999年3月15日《球报》

东线无战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并没有多少职业军人，几乎所有的军官都属于民兵预备役，从未上过真正的战场。许多年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葡萄美酒夜光杯。歌舞升平中，人们忘却了普法战争的残酷与无情。晴天响雷，云端上的战神玛尔斯突然宣布：演出开始了。

以好兵帅克为代表的男人们毫无例外地被卷进了战争，仓促上阵，走进职业生涯，一晃就是五年。当其时也，同盟国与轴心国之间两军对垒，共有26支连队投放在东部战线，哪支部队也没有必胜的把握，相持不下。人们依据各支连队在一年当中的作战表现，将其分为14支甲A与12支甲B两个级别，当然这级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年也有一次升降组，以鼓励大家的战斗热情。陆军参谋总部即根据各连在甲A甲B中的表现排名予以表彰，派发犒赏。而那甲B行列中的最后两名，则要被从战斗部队的序列中剔出去，沦为担架队或者炊事班，人们称之为乙级队。

战争进入第五年，忽然民间风传某些阵地上有人假打，即对垒双方为了某一目的达成默契，步枪里装上空包弹，炮口抬高一尺，两军阵前打得热火朝天，双方似乎都准备为党国流尽最后一滴血，舍身成仁。“激战”三天三夜，终于将来犯之敌“击退”，双方各自向上峰邀功请赏，加官进爵。

好兵帅克所在的连队叫作橹棱太姍队，是奥国的一支铁军，曾在前几年的煮蟹大战上用机枪将对手集体屠杀而声名鹤起。在他们阵地对面，是法国国防部五大主力之一的骑兵连，尚怀呻哈队，该队也曾在三年前的联合演习中用手榴弹将友军炸得片甲不留而称雄一时。几年来，两连互有攻守，往来拉锯，谁也没占到多少便宜。然而，这一年，形势突然有了变化，橹棱太姍队流年不利，战斗成绩极差，少有斩获，随时都有降组到甲B队伍中去的可能，关键时刻还得与老对手决一死战。而尚怀呻哈队虽然不必担心降组，但是在一年一度的煮蟹大战中又要与橹棱太姍队狭路相逢。这两支老对手看来免不了损兵折将地恶战三百回合了。

橹连长拿出平常吃空饷积攒的私房钱，叫好兵帅克去打酒，准备给兄弟们一醉解千愁，然后乘着大家不知死活的虎劲，酒壮英雄胆，一鼓作气，拿下敌人阵地。帅克说：“连长不必惊慌，山人自有妙计。”连长又忘了他曾偷

了团长的小狗来孝敬自己的前科，大喜过望：“俺就知道你小子关键时刻又会有所作为，快献计来！”

好兵帅克说：“对面尚怀呻哈队里有我的表弟，唤作坏兵克帅的，说他们根本就不想打这场战争，只不过混军饷花而已，如今我们需要连队战绩排名，他们需要煮蟹成功，不如双方有话好好说，什么钱也不用花，或许有得商量。”

稽连长大怒，从腰间拔出老洋炮就要揍火：“俺毙了你这乱臣贼子的奥奸！”转念一想，毙了他也没用，还增加了一名非战斗减员，得不偿失，当然他说的话也有一定道理。于是，又换了一副脸孔，将私房钱交给好兵帅克，让他前去敌营公关公关。那边，尚连长也派坏兵克帅携巨额活动经费前来谈判，两人在战线中间的小镇上相遇了。既然是从小一块撒尿和泥拉屎搓球的表兄弟，自然一拍即合，少不了吃吃喝喝、异性按摩一番。商量好具体细节，各自打着饱嗝回去报告不提。

战斗打响了，稽棱太姍队猛吹冲锋号，一鼓作气攻下了尚怀呻哈队的大本营，驱敌九十里，彻底保住了自己的战绩排名，解除了降组之忧。一周之内，尚怀呻哈队连续两个反冲锋，收复了失地，取得了在煮蟹大战中与鸟鸣添韵队一决雌雄的资格，并最后战而胜之。当然，稽棱太姍队与尚怀呻哈队之间的战斗没浪费一枪一弹，他们仅需呐喊威慑，敌人就闻风而逃了。

战地记者可不是吃素的，他们很快就觉察了其中的猫腻，并在战地通讯中给予了广泛报道与抨击。参谋部也有所风闻，但那时正是“水钵事件”沸沸扬扬之际，稳定压倒一切，他们以军令形式警告了“一些不负责任地炒作”的媒体，这件事情终于随风飘散了。

至今，提起一次大战第五年的东部战线，将军们还总是意犹未尽地说：那一年，挺好，没什么值得纪念的战事。

1999年3月18日《老百姓》